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HINOKAKU
JUN 24 1954

T.2527/02026(5)

韓

藏國策英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戰國策卷第八

韓

分晉得南陽及潁川之艾城定陵襄城潁陽
潁陰長社陽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

宜陽正曰鄭今河南之新鄭及成臯滎陽潁川
之崇高城陽鮑引漢地理志為言鄭亦韓地而

獨遺不
取誤矣

康子

補曰
名虎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

成臯

補曰見
秦策

韓王曰成臯石溜之地也

溜言其無積
潤補曰溜言

多山石水
所溜也

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

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

不意也

言地薄鄭人不備

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

矣

正曰取鄭在哀侯二年

王曰善

諸稱王皆非當時語

果取成臯至韓之

取鄭也果從成臯始大

烈侯

景侯元年安王三年壬午正曰當云景侯度子元年史列侯取列烈通

韓傀相韓

補曰史作韓相俠累也今註本無俠古俠反累力追反韓非子傀作嵬藝文類聚引作韓嵬今按嵬字呼乖徒

同姑回矩鮪戶賄等反不一傀與俠累字音有差互

又見後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

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

猶以

叱之於朝嚴遂拔劍

趨之以救解

以救至得解

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

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

軹之里名深井補曰軹即

河內軹正義云深井里在懷州齊源縣南三十里政時去游齊

聶政勇敢士也避仇

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

之曰

補曰一本姚同

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為役之

日淺事今薄

薄猶近

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

聶政母前

補曰一本具酒觴姚同

仲子奉黃金百鎰

仲子遂字補曰索隱

引高誘云嚴遂字仲子今本無

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

謝嚴仲子

補曰一本固謝史姚同

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

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

肉之肥美者正曰說

文甘美也脆小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

賜嚴仲子辟人辟猶解因為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

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

特以為丈人麤糲之費丈人亦尊稱政也粟十六斗

又或作人人史姚同常昭云古者尊大婦為夫人以反

足下之謹補曰一本交是下豈敢以有求耶聶政曰

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以為養

老母在前在末政身未敢以許人也補曰一本居市

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

須收此一
段乃見盡
此心事

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

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

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

者至淺矣補曰一本至淺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

仲子舉百金為親壽我義不受補曰一本我雖然是

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感言動心睚眦

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

要政政徒以老母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

右曰睚音厓舉眼也眦音此皆字請目厓也言舉眼相

忤者即殺之也一說睚五懈反眦土懈反瞋目貌

用遂西至濮陽

補曰漢濮陽縣屬東郡春秋時帝丘也

見嚴仲子曰前

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

補曰一本

無而死二字姚同

仲子所欲報仇者

補曰一本仇者為誰史姚同

請得從

事焉

補曰一本無此五字姚同史有

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

傀

補曰一本韓相傀姚同

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

兵衛甚設

設陳也補曰一本無多居處甚四字史有

臣使人刺之終莫能

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為羽翼政

曰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

事泄易聞補曰一本韓與衛中間不遠無相去二字

姚同史有司馬貞引高誘云韓都潁川陽翟衛都東郡濮陽故云云今註本無

今殺人之

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

生得失

謂相可否則

生得失則語泄

補曰索隱云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

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仗兵器也蓋以

猶執也

韓適有東孟之會

東孟地缺補曰索隱引高注東孟地名今本無韓王

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

補曰一本無侍字史姚同聶

政直入階刺殺韓傀

補曰姚本無殺字

韓傀走而抱烈侯按

侯策及傳皆言哀侯而記及其表皆書列侯策傳可為誤年不可移也補曰說見後

聶政刺之

兼中烈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

此處不露主意

一本無擊字 因自皮面去面之皮補曰索隱云以刀刺其面皮欲令人不識列女

傳作披蓋以刀務 抉眼屠腸抉排也補曰史作夾一

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縣金募父

之莫知誰補曰一本誰政姊嫫補曰一本無嫫字姚

作聞之曰吾弟至賢補曰姚本不可愛妾之軀滅吾

弟之名非弟意也言往哭自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

矜之隆持矜自是其軼賁育軼車相高成荆矣說文成

勇士今對賁育復似兩人補曰姚本而高呂氏春秋

豫讓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成荆致死於韓王而

周人皆畏按此對 今死而無名不顯其名父母既沒矣兄

弟無有此為我故也不顯其名夫愛身不揚弟之名

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軼深井里聶政

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

乃其姊者列女也列義列可陳正曰列烈通補曰一

也姚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酢之

誅菹酢菜也言割斷之如此補曰周禮註疏菹菹以

揚其名也此三年書政殺韓相俠累刺客傳有彪謂

欲評其死感其義烈不忍下筆獨以謂人之居世不

志惜乎遂編編狷細人耳政不幸謬為所知故死於

是使其受知明主賢相則其所成就豈不有萬萬於

此者乎衰哉補曰大事記按史記韓世家烈侯三年
聶政殺韓相俠累十三年烈侯卒子文侯立十年卒
子哀侯立六年韓嚴弒其君哀侯聶政之刺俠累與
哀侯之弒相去遠矣而聶政傳乃謂嚴仲子事哀侯
與韓相俠累有卻使政刺累與世家不合蓋其氏偶
同故刺客傳誤以為哀侯之時策曰東孟之會韓王
及相皆在焉聶政刺韓傀兼中哀侯又曰聶政刺相
兼中哀侯許異楚哀侯而殪之是故哀侯為君而許
異終身相焉考之世家哀侯既弒其子懿侯即立許
異將誰相哉俠累既死烈侯猶在位十年謂之終身
相可也則此乃烈侯三年之事但戰國策誤以為哀
侯耳又烈王五年韓嚴遂弒哀侯解題引正義云紀
年晉桓公邑哀侯於鄭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立韓
若山山堅即韓嚴也若山即懿侯也愚按此事國策
誤合二事為一司馬遷兩存而不決故温公與劉道
原書蘇氏古史皆疑之大事記考之未盡且史記年
表世家兩書韓嚴是聶政之事乃嚴遂而弒哀侯者
乃韓嚴大事記謂氏偶同又不知韓嚴遂韓嚴國氏

名交混也通鑑書嚴遂弒哀侯大事記因之未改當
從史書韓嚴綱目書廢遂下註哀侯以韓傀為相而
憂韓遂二人相害遂刺傀於朝併中哀侯亦仍誤也
正曰史遷作刺客傳失在獎盜而年表書盜殺韓相
俠累獨為得春秋書法綱目大事記不能易也父母
遺體不敢毀傷以不義而滅其身得為孝乎非有夙
昔之遇如智伯之於豫讓非有累世之恩如韓之於
子房以欲報仇之故厚已而使為不義得為知己乎
鮑陳說區區陋矣補曰姊嬖之死蓋兄弟之義策述
其言以為不愛身以揚弟之名而說者徒知論名而
不及義此皆戰國之習也史記云向政知姊無濡忍
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
僂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仲子也列女傳云嬖
仁而有勇不怯死以滅名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云云此之謂也愚謂子長得政之情子政得嬖之志
然一則曰列其名一則曰不滅名猶免世俗之失也

昭侯莊侯子元年
顯王十一年癸亥

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

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補曰史

者荆人也故鄭之賤臣學

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

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

可與魏耶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

惟而苦思之惟亦乃微謂趙卓韓鼂曰子皆國之辯

士也夫為人臣者言可必用可豈盡忠而已矣二人

各進議於王以事謂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

於王王大說之補曰此術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仕其從父兄以昭侯不許也申

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

廢子之道乎文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

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此

補曰此當申子乃避舍請罪曰君直其人也

蘇秦為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並屬成臯之

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常史作商殷紀註商今上洛

山在商洛縣南亦東有宛穰洧水穰屬南陽洧水南

有陞山補曰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

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下皆弩名倣真訓註谿子國名夷名又谿子陽匠名徐註

少府時力距來徐談作之得時力倍於常其勁足以所造時力距來距來敵正曰徐註距來者謂弩勢勁

利足云云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舉蹠百發

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箭中心韓卒之劍戟皆

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司馬彪註冥山在相州北汝南

吳房有棠谿亭修務訓註墨陽美劍名合伯地缺鄧師豈南陽鄧耶猶云洛師榮陽有馮池正曰相州北

非韓地龍淵大阿吳越春秋楚王召風胡子曰吳有餘見下龍淵大阿干將越有歐冶寡人欲因子請因

二人作劍風胡見二人作劍二其名云以上類言以地名正曰脩務訓註云墨陽之莫邪則墨陽地名合

伯史作合膊姚本合山膊註曾無伯字索隱云鄧國有工鑄劍因名鄧師宛人於馮池鑄劍故名宛馮晉

大康地理記汝南西平有龍泉可淬刀劍今按上說冥山棠谿龍淵地名鄧師宛馮人名兼地大阿劍名

合膊等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甲盾韃

未詳

鏊音魯韃革履鏊兕鏊說文鏊鈎屬鍍大鏊口釜蓋鏊如之補曰韻書韃鏊首鍍也鐵幕革挾

咳音茂芮史並不註補曰索隱曰鐵幕謂以鐵為臂脛之衣以革為射決決射鞬也按詩決拾傳決

以象骨為之著右手大指以鈎弦體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遂弦恐此革即拾挾即決也索隱即以

為一物蓋據說文鞬射臂決之文也亦通索隱云咳與蔽同謂楯也芮音如字謂繫楯之紛綬也愚按咳

音伐即詩所謂蒙伐者字皆通借借史云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挾咳芮無不畢具故說者上文以甲字句

謂其劍皆能斬之策文不可從此讀當無不畢具以以斬堅句而甲盾以下屬無不具之文

凡言衡
害者豈
能外此

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補曰止義云雞口雖

小乃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大事記取

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

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傳在燕趙後云宣惠王今按合從在燕文公二十八

年趙肅侯十六年此二十五年又蘇秦傳說六國後去趙而從約解是歲燕易王立徐註云自初說燕至此二年宣惠之元年也此時從已解則說從時非宣惠明矣沈括辨以為雞口牛後今按秦稱牛後蓋以惡語侵韓故昭侯怒而從之雞口牛後謬誤也正曰大事記顯王二十五年蘇秦說燕與趙合從燕文公納之趙二十六年蘇秦說趙肅侯以六國合從按史年表是歲韓昭侯二十六年高門成而昭侯卒子宣

惠王立蘇秦說宣惠王蓋昭侯卒後爾鮑序次非○
索隱引延篤云寧為雞口不為牛後口雞中王後牛
子也沈說亦有所本也

宣惠王

昭侯子元年
顯王子十七年己丑

宣王謂穆留

韓人補曰穆居九反漢有穆氏通鑑事
記作繆監即闕魏策闕史作監田世家

亦作監止

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

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弒

齊事見哀十四年

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

秦惠八年魏納河
西儀時為秦客卿

木相魏也後至魏襄十三年相儀儀留四年去而從
相未嘗兩用未嘗亡也此豈為秦良造儀為客卿時
魏以事聽之邪正曰大事記魏惠後十三年張儀相
魏魏不事秦秦以公孫衍代相儀留魏四歲後說襄

王久之乃去二人更迭用衍相儀留猶兩用也魏本
河西地大槩言之不必兩人為相時也大事記魏惠
後五年以少梁與秦引此策云秦至是盡得河西
地則犀首張儀之力是時二人皆信用於秦云云
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群
臣或內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為交以裂其地則王

之國必危矣

彪謂此非天下之正議也願所用何如
耳使得人如周召兩用之庸何傷若公

仲公叔也一之謂甚何必兩補曰胡氏管見謂穆留
之論似是而非不可遂以為法使所用而賢則一人
而足不虞其專擅左右參副不虞其比黨使其不賢
則一人足以喪國又况二三其眾乎意者留於仲叔

陰有所附欲國柄歸一而不分故危言以動其君耳
大事記云韓雖兩用仲叔以戰國策較之仲實專政
叔亦間用事終不若仲之權寵也愚按鮑說有與胡
氏合者而不得留之情故引以著之按此章宣惠欲

兩用非已用也當時叔之事不著意其止於用仲而仲叔並用實襄王之世以其爭主幾瑟公子谷知之也公仲卒不勝公叔則公叔又重矣二人爭權膠留之言遂驗是以帝王之要知人而後官人九經之序尊賢而後敬大臣則無患乎此矣

楚昭獻相韓秦且攻韓韓廢昭獻昭獻令人謂公叔

曰不如貴昭獻以固楚秦必曰楚韓合矣正曰此策不知何時

按策有二幾瑟公叔之讎而昭獻公叔之人也又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在先圍雍氏時其相韓見周策必在宣惠之後

秦攻陘此時史不書後至桓惠九年秦拔我陘然陳軫必不存韓使人馳南陽之地馳反走秦已馳也韓故因舊

避之而秦進也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陘陳

軫謂秦王惠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今割矣

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

王者矣且王求百金於三川而不可得求千金於韓

一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固私府也言利移於下正

曰即所謂無以馳割事王者竊為王不取也

秦韓戰于濁澤長社濁澤補曰大事記韓與趙魏伐秦秦使庶長穰里疾與戰脩魚虜韓

將申差解題云濁澤即脩魚之戰韓氏急公仲朋謂韓王曰與國不

可恃與謂山東令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

一

一

一

一

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

王曰善乃倣公仲之行倣猶將西講於秦楚王懷聞

之六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

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以一都之秦韓并兵南鄉

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王聽

臣為之倣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

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韓為不能聽我

使其或不能從我以與秦韓之德王也必不為雁行

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為能聽我

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

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

患也楚王大說乃倣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

多車幣補曰一本復作謂韓王曰敝邑雖小已悉起

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敝邑將以楚殉韓殉言以死從之

韓王大說乃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

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敵

必為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

謀伐秦矣秦欲伐楚楚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

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

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

絕和於秦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後志頽

岸亭正義引括地志云在許州長社縣西北界韓世家太子倉入質於秦以和魏年未又楚救不至韓氏

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為秦禽智

為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朋也記十六年有彪

謂二子皆億中之材也宣惠詠於其言惑於重幣雖有公仲之謀固

難以入至於非兄弟非素約而以虛名救我此言豈

不明著矣乎如之何弗聽也正曰鮑嘗謂陳軫少

揮闔風氣故此以億中稱之此策非揮闔而何

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

必以率為陽也陽佯同不實也補曰一故不見率也

公仲好內齊世家計率曰好士公仲嗇於財率曰散

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所謂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

而已矣公仲之謁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見之謂

顏率此言可行公仲而已誠有是人雖陽言何益於

德苟無是也正言之吾何懼以是知公仲非躬行者

襄王宣王子補曰各倉元

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曰補曰此韓地險惡山居五

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

藿菽之少者補

曰姚云史記後語作飯菽而麥下文亦作菽古語只稱菽漢以後方呼豆按此非麥即豆也麥少又以豆

飯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

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

負荷養牧之人正曰索隱云負養者負負擔以給養公家廝徒見魏策在其中矣為除守

徵亭障塞徵巡也亦關境上補曰漢書徵外見卒不

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鷲

元作鷲擊鳥正曰凡鳥之跬音俱說文天

不合史言跬之也正曰跬猶下文科頭不著貫願貫

徒程此謂徒跬也義與科頭協

之願正曰此說似與上文不類索隱曰兩手捧願而

直不敵言其勇貫與捧亦不通劉辰翁云貫願謂見

射猶奮戟不願死也則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

此連下文奮戟為義

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蹶後蹄間三尋者蹶跳也正曰

貌西都賦要蹶追蹶音古亢反索隱云謂馬前足探

向前後足蹶於後跌謂挾地言馬走勢疾前後蹄間

一躡而過二尋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

會戰曹兗秦人捐甲徒程以趨敵程裸左挈人頭右

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

也以重力相壓人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

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

鳥卵之上必無辜矣

幸其不破碎無是理也

諸侯不料兵之弱

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

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

聽須臾之說誑誤人主者

註亦誤也補曰漢語註誤本此

無過於此

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

取成臯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

桑林在亳修務訓言湯禱于桑

山之林則似指言多桑之山非地名也正曰鴻臺非桑林韓臺苑非湯所禱者也太平御覽作樂林

王之有已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

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

逆秦而順趙

元作楚

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

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

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

以攻楚敝邑秦王必喜

文惠

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

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

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

宮祠春秋稱束藩効宜陽

彪謂橫人之辭真所謂虛喝者韓之兵信弱食信寡

矣獨不曰從合則能以弱為強以寡為多乎惜乎世主不少察於此也補曰甘茂攻宜陽在後此云効者

請効之也儀歸而約敗矣

鄭疆鄭公族韓滅鄭故為韓人補曰此人嘗請秦伐

韓魏策亦有其人蓋游說秦楚之間者此豈以為韓而走儀之走張儀於秦潛之於秦使逐之曰儀之使者

必之楚矣故謂大宰楚宮彊謂之曰公留儀之使者留之者欲

詐為儀使彊請西圖儀於秦故因西補曰姚本作為而請秦王

武曰張儀使人致上庸之地秦惠十三年取上庸今言儀致之楚欲以怒秦

故使使臣再拜謁彊偽為楚使白此於秦下待秦王字秦王怒張

儀走武元年此二年

宜陽之役秦三年此四年楊佗秦人補曰佗即達字訛姚謂本正作達餘說並見秦策

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市

其茂也茂與顯爭國顯得九鼎其功大秦必棄茂用顯不然秦攻西周天下

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補曰宜依此舊次刊去秦策所曾

秦圍宜陽秦三年此四年游騰謂公仲曰公何不與趙蘭離

石祁趙地韓嘗取之今使歸之以質許地韓地趙嘗取之質易地也正曰蘭離石祁見周

趙策宜陽之役去秦前取蘭六年蘭離石祁不聞屬韓許亦與趙遠恐與趙下有缺文以質許地者以質

音贊子而則樓緩必敗矣緩害韓者趙收韓趙之地許之地也

以臨魏補曰一作兵樓廩元作鼻必敗矣廩亦以魏韓趙

補補曰姚云為一魏必倍秦倍音背甘茂必敗矣茂攻

一本茂作戊後章多同不復出以成陽資翟強於

齊楚必敗矣

齊楚敵也齊得一地則益強可以敗楚時楚助秦故必敗正曰樓緩欲以趙合秦

嘗勸趙割地事秦見趙策樓緩為魏合秦楚外齊翟強為魏合齊秦外楚見魏策皆有事於秦者故策云

然須秦必敗須言少待以趙魏救秦失魏宜陽必不

拔矣秦魏隣也失魏之害為公仲謂向壽曰補曰一本

韓公仲據史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此章首及禽困

覆車禽所獲獸也能覆獵者之車不可忽公破韓厚

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補曰史註

為必可得秦封今公與楚解解言復好中封小令尹以桂陽

中言使楚自封之國中桂陽荆州郡補曰史與楚辭楚地索隱云秦地名近韓桂史作桂索隱云又封楚

之小令尹以杜陽杜陽秦地今以封楚令尹是相合也今按策文中字恐是口字訛秦楚合復

攻韓韓必亡公仲躬率其私徒以闔於秦謂且賊願

公之孰計之也向壽曰吾令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

我謂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對曰願有復於公

復重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所以貴人所同貴今王

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元作赫下同補曰一本作郝姚同史作龔並見秦策

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事矣

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彼有以失之也公孫郝黨

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強而公

黨於楚是與公孫郝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

言楚之多變也而公必之是自為貴也非貴所同貴公不

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之若此則無禍矣韓氏

先以國從公孫郝而後委國於甘茂是韓公之讎也

言以韓為讎今公言善韓以待楚補曰一本今公善韓以備楚是外舉

不避讎也向壽曰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

武遂反宜陽之民補曰取其地而還其民也今公徒收之甚難徒

無地與之向子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已與韓地宜於韓若武遂者可也對曰公何不以秦為韓求穎

已許之已無以易之也對曰公何不以秦為韓求穎

川於楚此乃韓之寄地也此本韓地楚取之故云公求而得之

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韓楚

之怨不解而交走補曰走音奏秦也秦楚爭強而公過楚

以攻韓過謂以攻韓為楚罪補曰姚本收韓史同此利於秦向子曰奈何

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郝欲以韓取

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宜陽蓋壽議攻而甘茂攻之收楚韓以安

之使楚歸潁川則楚韓講故曰安而誅齊魏之罪誅猶求也求其過失以為郝茂之罪

正曰誅責也正義云公孫奭甘茂皆欲以秦挾韓魏而取齊今向壽取晉陽以為功收楚韓以事秦而責齊魏是一本下公孫郝甘茂一本下無事也言其失

之罪符以字是符以字公孫郝甘茂符之字無事也權正曰

正義云二子不得合韓魏以伐齊也補曰按史甘茂傳秦拔宜陽韓與秦平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伐韓公仲使蘇代謂壽云云而其茂竟言昭王以武遂歸韓由是壽與怨讒茂

客卿韓為韓謂秦王武曰韓珉之議知其君不知異

君知其國不知異國彼公仲者秦勢能誣之誣敗下也以

補秦之強首之者首言以兵向之珉為疾矣珉者公仲所善公仲受兵則珉

病正曰珉之議為其國之病也進齊宋之兵至首垣韓進之補曰首垣魏地見秦策

遠薄梁郭所以不反魏者反不合也兵薄梁郭疑於不合而合補曰一本不及

魏姚同似義長以為成成平也猶和而過南陽之道欲以四國西

首也韓宋齊魏所以不者言欲攻秦而不果者皆曰以衍燕亡於齊

亡謂喪地補曰前此四年齊破燕魏亡於秦孟子曰西喪陳蔡亡於楚此

也此皆絕地形言其大小相絕而四國輕以小敵大故亡正曰所以不有再申不及魏之

說燕魏亡地於齊秦陳蔡亡國於楚則地形已絕不可復通韓齊宋之於魏則不然絕地形以下當有缺

文引言秦事羣臣比周以蔽其上大臣為諸侯輕國也今

王位正言武王能正貴賤之位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元作郝下

同補曰郝本作郝是從臣不事大臣也從臣謂儀大臣郝也事言不得于其事正

且見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得事近臣

矣近臣謂茂正曰大事記此秦武王未逐張儀前時事也大臣從臣之名始見于此大臣者張儀甘茂

也從臣者公孫郝也秦武不過防其交通使之互相伺察而已貴賤不相事各得其

位輻輳以事其上則羣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王

之明一也公孫郝嘗疾齊韓言急於得二國補而不

加貴貴言不厚二國正則為大臣不敢為諸侯輕國

矣齊韓嘗因公孫郝而不受則諸侯不敢因羣臣以

為能矣外內不相為則諸侯之情偽可得而知也王

之明二也補曰王之明一也申羣臣比周蔽上之說

公孫郝樗里疾請無攻韓陳四辟去陳軍陳以不攻

疑當作而王猶攻之也宜陽之役甘茂約楚趙欲攻而攻敬魏

違其初約是且構我初約攻而反敬之是茂且攻宜陽王

猶校之也

茂攻宜陽可以贖前共他人則置不檢校

攻宜陽之時茂黨魏者楚趙當時蓋與魏不合茂約

結二君而反其敬魏且將構約於我其欲攻宜陽王

猶檢察之以此二羣臣之智無幾於王之明者近

臣故願公仲之以國待於王其待而無自左右也自

由也欲秦王聽已勿用左右之說正曰謂公仲一心

聽王不由左右補曰大事記引此策在韓襄二年秦

武元年解題云韓客謂向壽曰今王之愛習公也不

如公孫郝嘗時所謂從臣指愛習而侍從者也秦用

其愛習為人主私人其權至與大臣相抗古無是也

愚謂公孫郝挾韓而議大臣必不得與而爭於中故

此士欲王自聽公仲之待事而不由左右陳駕御之

術以稔強明猜忌之見爾張儀出走毀者固非一人

而茂攻宜陽亦以爽為憂大臣

卒為從臣所勝愛習真可畏哉

或謂公仲曰聽者聽國謂聽於衆非必聽實也實謂見事故先

王聽諺言於市願公之聽臣言也公求中立於秦謂立

立於齊魏之間而弗能得也善公孫郝以難甘茂歡

齊兵以勸止魏善齊故善郝則喜于齊之攻魏茂善魏故難茂則可以止魏之攻齊勸

言茂欲為之補曰楚趙皆公之讎也詳此則公仲與齊者二國不

善齊故臣恐國之以此為患也願公之復求中立於

秦也公仲曰柰何對曰秦王以公孫郝元作赫下同補曰姚本並

作郝○秦王當是昭下文言惠武為黨於公而弗之聽甘茂不善於

公而弗為公言公何不因行願以與秦王語行願人姓名

行願之為秦王臣也公無私秦信臣請為公謂秦王

曰補曰請行願為公仲言於秦王齊魏合與離於秦孰利齊魏別與

合離以交言別以兵言之於秦孰強秦王必曰齊魏

離則秦重合則秦輕齊魏別則秦強合則秦弱臣即

曰今王聽公孫郝以韓秦之兵應齊而攻魏魏不敢

戰歸地而合於齊是秦輕也臣以公孫郝為不忠今

王聽甘茂以韓秦之兵據魏而攻齊齊不敢戰亦求

割地而合於魏是秦輕也臣以甘茂為不忠故不如

令韓中立以攻齊王言救魏以勁之齊時先以伐魏故令秦王聲言

救魏以勁齊魏不能相聽必離秦救魏則魏不憚兵

交元作王欲則信公孫郝於齊此或欲彼為韓取南

陽易穀川以歸穀水出此惠王之願也王欲則信其

茂於魏以韓秦之兵據魏以却齊此武王之願也臣

以為令韓以中立以攻齊最秦之大急也公孫郝黨

於齊而不肯言甘茂薄而不敢謁茂羈旅之臣故言

辭與茂正曰薄即上文不此二人王之患也願王

之孰計之也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補兩字補曰一本錮之行

其南委國於楚以國事楚王懷弗聽蘇代為謂楚王

曰不若聽而備於其反也反亦謂明之反也常仗補

與杖通仗倚也字趙而畔楚仗齊而畔秦今四國錮之而無

所入矣亦甚患之公仲此方其為尾生之時也言公

患其反之不利故欲為信尾生并見燕策蘇代言名

高蓋論語微生汎論訓亦云補曰莊子尾生與女子

期於梁下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與燕策所載同本

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

也揚猶動補曰年表襄王五年秦拔宜陽涉河城武

遂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之正義云武

遂韓邑也近平陽非堯都楚昭睢曰秦破韓宜陽而

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

七十里有故猶畏秦。揚疑傷字訛。公不如令人恐楚王。而令人為

秦。昭聽是令得行於萬乘之王也。韓得武遂以限

秦無秦患而德楚韓楚之縣而已。言役屬於楚。秦不聽是

秦韓之怨深而交事。補補曰恐交。楚也。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

陽侯之波。說陽侯多矣今按四八月伏羲六佐一曰

陶潛聖賢羣輔尉侯一作使博物志平陽國侯溺水因為大海之神則舟覆矣今公自

以為辨於薛公。辨猶治也猶言治於高侯薛公田嬰。而輕秦是塞漏舟

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韓滅鄭有其地故多稱鄭。補曰韓滅

齊令周最使鄭。鄭徙都之故稱鄭。猶魏都大梁稱梁

立韓擾。韓公子蓋立為。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

之與周君交也。交言其相善已。今我使鄭立韓擾而

廢公叔。補曰一本令。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色作今

公叔怨齊無柰何也必絕周君而深怨我矣史舍曰

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鄭公叔大怒史

舍。舍齊韓史與最同。入見。見公。曰周最固不欲來使

舍。使正曰史或姓。入見。見公。曰周最固不欲來使

舍。使正曰史或姓。入見。見公。曰周最固不欲來使

臣竊強之周最不欲來以為公也使臣之強之也亦以為公也

補曰最固不欲來使句下亦有來使文一本臣之強之也上無使字是姚同

公

叔曰請聞其說對曰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

以禮陳說不急也

而緩其

言鄭王必以齊王為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使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

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遂而恐楚之怒也唐客

楚人謂

公仲曰韓之事秦也且以求武遂也非微邑之所憎

也韓已得武遂其形乃可以善楚臣願有言而不敢

為楚計今韓之父兄得眾者毋相韓不能獨立勢必

善楚

絕句王曰

唐客以楚懷言告公仲

吾欲以國輔韓珉而相之

可乎父兄惡珉珉必以國保楚公仲說

初恐楚怒已使珉今欲相

珉則不仕

怒也

元作士補曰姚註錢作仕

唐客於諸公

蓋薦之於韓之大臣乃得仕

而使之主韓楚之事

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其後秦歸武遂於韓此六

補曰史甘茂傳蘇代謂向壽曰韓氏委國於甘茂茂許公仲以武遂及宜陽之民既而甘茂竟言秦王以武

遂復歸之韓向壽公孫奭爭之不得已而秦王昭固

疑甘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杜聊韓人補曰姚本

聊字誤為公仲謂秦王曰朋也願因茂以事主若公仲

以實秦王之疑秦王大怒於甘茂故樗里疾大說杜聊

鄭彊以金八百入秦以伐韓彊以韓滅故正曰無據

載八育余入冷向謂鄭彊曰補曰冷向即冷向秦策

言公以八百金請伐人之與國韓秦秦必不聽公公

不如今秦王昭疑公叔鄭彊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

也以幾瑟之存焉幾瑟太子嬰弟時質楚公叔所不

故言伐楚也正曰以今已令楚王懷奉幾瑟以車百

乘居陽翟令昭獻轉而與之處獻本不善幾瑟旬有

餘彼已角角言二人均禮補而幾瑟公叔之讎也而

昭獻公叔之人也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為楚幾瑟韓

在楚秦固疑其合楚公叔與幾瑟離故秦不疑今叔

所善與之處而禮均然則秦安得不疑其為楚楚秦

韓不待請矣韓公仲為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韓史

或謂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復反且

示天下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上上流魏

上謂魏則害於趙魏趙魏隣也魏地易於下下謂韓魏

地則害於楚公不如告楚趙楚趙惡之趙聞之起兵

臨羊腸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

錡宣韓人之教韓王取秦取言與曰為公叔具車百乘

言之楚易三川因令公仲謂秦王昭曰三川之言曰

秦王必取我我三川也韓王之心不可解矣言其聞三川之言恐空失

地故來與楚易補王何不試以重李王秦王襄子秦諸公子不善太

子者正為質於韓令韓王知下衍之字今王之不取

三川也韓之易地畏秦取之也因以出襄子而德太

子

襄陵之役史不書補曰畢長謂公叔曰請毋用兵而

楚趙皆德公之國矣夫楚欲置公子咎元作高從史

或竹咎置不立必以兵臨魏魏欲立公何不令人說

昭子陽也曰戰未必勝請為子起兵以之魏韓起子有

辭以毋戰楚臨魏欲置咎也韓於是太子幾瑟與元

昭陽元作梁主皆德公矣陽得毋戰梁得免兵補

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虱爭為太子時蟣虱質於楚楚欲內之遂圍雍氏蟣虱竟不得歸韓韓立咎為太子戰國策與世家所載參錯重複不可詳考大畧二公子各有所主公仲主蟣虱公叔主咎也按楚策韓公叔有齊魏而公仲有楚秦據此則公叔挾齊魏以主咎公仲挾秦楚以主蟣虱也

公叔使馮君於秦恐留教陽向並韓人正曰陽向未必韓人說秦

王昭曰留馮君以善韓臣韓之嫉馮者以留之為善非上智也主

君不如善馮君而資之以秦馮君廣王時秦以自大補曰廣字未

詳而有誤而不聽公叔以與太子爭太子爭也時未定所立故蟣虱咎嬰更稱

之補曰此太子指咎也秦主幾瑟者此設為順秦之辭按大事記云國策中庶子強謂太子云云史蘇代謂韓咎曰幾瑟亡在楚楚王欲內之甚然則幾瑟嘗立為太子不勝公子咎之徒乃出奔也索隱曰伯嬰

即太子嬰嬰前死故咎與幾瑟爭立思謂此大事記所謂不可考者則王澤布而害於

韓矣國不和故補曰害疑善字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爭立為相見後鄭彊為楚王懷使於韓

矯以新城陽人命世子幾瑟也以與公叔爭國楚怒將

罪之鄭彊曰臣之矯與之以為國也臣曰言其言然世子

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全魏必急韓氏魏欲

立咎故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陽人敢索若戰

而不勝幸而不死今且以至言歸楚又安敢言地楚王

曰善乃弗罪楚策有大同鄭作申

戰國策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強庶子本周官秦置中庶子為太子官補曰

新序楚莊王蒞政云云中庶子聞之跪而泣曰臣尚衣冠御即十三年矣燕策有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

衛鞅為公叔庶庶子甘羅事呂不韋為庶子則中庶子者侍御左右之臣而當靖家臣亦有此名非復周

制矣秦官太子庶子中庶子此云中庶子謂太子曰強謂太子豈亦太子之官歟強或是鄭強

不若及齊師未入齊助公叔急擊公叔太子曰不可戰之

於國中國必分對曰事不成身必危尚何足以圖國

之全為太子弗聽齊師果入太子出走彪謂幾瑟之及此言也義

嗣也而卒不得立小人勝故也正曰幾瑟之不欲戰慮國之分耳非有息民全民之意退讓之美也何義嗣之足稱乎

齊明謂公叔曰齊逐幾瑟楚善之今楚欲善齊甚公

何不令齊王閔謂楚王慎王為我逐幾瑟以窮之楚

聽是齊楚合而幾瑟走也楚王弗聽是有陰於韓也

陰言私厚之然則公叔不可不備公叔將殺幾瑟或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太子畏

幾瑟也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王老

冀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之患時

楚故而內收諸大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如無殺

幾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

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為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為亂也補曰大事記云內得父兄指公仲也今公

殺之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

必陰事之秦楚若無韓言小國不之有補曰未詳必陰事伯嬰楚秦

有韓則事太子太子韓嗣故也無韓乃事嬰伯嬰亦幾瑟也公不如弗殺

絕伯嬰恐必陰保於公嬰與太子在韓皆幾瑟之仇幾瑟在故嬰恐韓大

夫不能必其不入也幾瑟必必不敢輔伯嬰以為亂秦

楚挾幾瑟以塞伯嬰塞障也不使與事伯嬰外無秦楚之權

內無父兄之眾必不能為亂矣此便於公十二年書太子嬰死

因言公仲伯嬰六事六事豈與太子同名歟正曰索隱說伯嬰云云見前

謂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幾瑟也公何不

為韓求質子於楚楚不主幾瑟則必入質以此卜之楚王懷聽而入

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必知秦楚之不以幾瑟為事

也必以韓合於秦楚矣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

東不合是齊孤也公又令秦求質子於楚卜其與秦同不也

楚不聽則怨結於韓此韓皆言公叔伯嬰為言韓挾齊魏以盼楚

盼睥睨也正曰盼恨視也五禮反楚王必重公矣新城貴於秦楚欲秦援之故重新城

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則公叔伯嬰必以國事

公矣

記十一年有在楚圍雍氏下補曰史以此為蘇代之言新城君芋戎也

胡衍

韓人之出幾瑟於楚也

歸韓教公仲

衍教謂魏王

哀正

曰太子在楚韓不敢離楚也

懼其為幾瑟伐韓

王正曰謂魏

王之言止上二句言韓所以不敢離楚之故以解於魏也公何不試奉公子咎而為之請太子此勸公仲

之辭試字可見大事記引此亦云公子不若存之之明也何不試奉公子咎此

並因舊字而為之請太子請韓立之因令人謂楚王懷幾瑟聞魏欲立咎

故曰韓立公子咎而棄幾瑟是王抱虛質也王不如

亟歸幾瑟幾瑟入必以韓權報讎於魏而德王矣補曰

德王之王謂楚王○大事記謂公仲始主幾瑟後持兩端幾瑟既不得入遂改主咎以此章為證愚謂勸

仲試奉咎者將以行其謂楚之謀激楚王之早入幾瑟耳非果有奉咎之心也楚既敗雍氏幾瑟卒不得

人公仲言以勢窮力竭而遂止耳

幾瑟亡之楚楚將收秦而復之謂平戎曰廢公叔而

相幾瑟者楚也相謂昔日正今幾瑟亡之楚楚又收

秦而復之幾瑟入鄭之日韓楚之縣邑補曰策文如此句者每作

已然邑公不如今秦王賀伯嬰之立也韓絕於楚楚

字自通幾瑟而今立其事秦必疾秦挾韓親魏齊楚後至者

先亡此王業也

冷向謂韓咎曰史有公子咎有韓咎補曰史冷向係蘇代愚謂咎即太子咎豈有內幾瑟

蘇代愚謂咎即太子咎豈有內幾瑟

之理當是謂公仲之辭此大事記所謂不可考者幾瑟亡在楚楚王懷欲復

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築萬家

之都於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禁之公必將矣公因

以楚韓之兵奉幾瑟而內之幾瑟得入而德公必以

韓楚奉公矣記十二年有

楚令景鯉入韓韓且內伯嬰於秦景鯉患之楚欲立

秦立冷向謂伯嬰曰太子謂伯入秦秦必留太子而

合楚以復幾瑟也是太子反棄之言已自立而棄之

太子國之本也而紛紛不定若此韓有相其皆何事

耶正曰已若入秦而秦與楚復幾瑟反為自棄也

大事記云置嗣不定大臣外連敵國相與為市國之

不亡者幸也愚觀外與幾瑟爭立實大臣輔之爭而

鮑謂置相何事獨不考乎

楚圍雍氏此十二年補曰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

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殺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王昭

曰韓之於秦也居為隱蔽出為鴈行今韓已病矣秦

師不下殺臣聞之唇揭者揭猶其齒寒願大王之熟

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眾矣獨尚子之言是召尚

子入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日補曰一本日先

王以其驛也股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盡置其身妾之

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

補曰宣太后之言汗鄙甚矣以

愛魏醜夫欲使為殉觀之則此言不以為耻可知秦母后之惡有自來矣

今佐韓兵不衆

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

可使妾少有利焉尚靳歸書

以書歸

報韓王韓王遣張

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

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國智

王也

補曰一本智作知姚計云錢改作之

韓之緩急莫不知今先生言

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臣安敢來甘

茂曰先生毋復言也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

師

柄猶持補曰史記抄有得秦按字書枋與柄同此恐字訛

故敢捍楚今雍氏圍

而秦師不下殺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

仰首不意

貌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

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

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殺以救

韓

甘茂傳有茂入言下補曰大事記赧王十五年楚圍雍氏引此章云此即周紀所載之事楚前圍雍

氏在赧王三年秦惠王猶在位安得有宣太后楚後圍雍氏甘茂出奔已數年兩者皆不合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為發使公孫昧入

韓

補曰昧當音莫葛反公仲曰子以秦為將救韓乎

公仲曰子以秦為將救韓乎

其不平對曰秦王昭之言曰請道於南鄭屬漢中

南鄭梁州縣藍田雍州縣秦言或出雍州西南至鄭

或出雍東南歷藍田出峽關俱繞楚北境以待韓使

而東救雍氏如此遲緩近不合於楚矣按史止作殆

不合矣無軍於南鄭四字竊謂史為是蓋雍氏在陽

翟而此言合軍南鄭殊不相涉且上文請

道南鄭而此曰不合軍於南鄭豈非誤乎

藍田以入

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不與

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昔者所謀

有說見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王惠曰與楚攻梁魏

折而入楚韓固其與也韓魏之與補曰一本是秦孤

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陽為助魏實於是攻皮氏楚

本條之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

惠八年補曰今也其將陽言救韓而陰善楚公恃秦

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不為必易與

公相支也公戰勝楚遂與公棄楚易三川而歸乘因

也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

惡其事司馬康秦人補曰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

遇於境其言收璽璽軍符收之者言欲止楚之攻韓

正曰收取也璽印也如楚置相璽其實猶有約也疑秦楚公仲恐

曰然則奈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

先已所見後儀之故智言欲秦之救已而不欲其勤
韓也徐註欲以為儀在之日而非也正曰先韓者
急圖其國後秦者不望其救先身者善臣補以公不
已之謀後儀者不墮人之詐徐說見後

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於公以解伐是公之

所以外者儀而已外猶後也此言不恃秦耳承上故

儀言儀正曰不墮儀之故智為外於其實猶之不失秦也雖有齊楚圖國事耳秦無辭

事記云韓年表書秦助我攻楚圍景痤楚將之名與
紀年不同蓋紀年云屈句也愚按韓楚世家並云敗

楚將屈句丹陽夫丹陽之與雍氏相去遠矣景痤恐
即景翠志轉而訛景痤之敗雍氏之戰也屈句之敗

丹陽之戰也丹陽之役其雍氏之役歟大事記首書
丹陽之役後書景翠圍韓且丹陽大敗之餘楚力未

蘇何暇於圍韓哉

或謂韓公仲曰天變子之相似者

孿一乳兩子補曰孿生患問負二反

惟其母知之而已夫利害之相似者

補曰一本利唯害無夫字

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孿子之

相似也得其道為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

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與二和而非公適兩東之束

約則韓必謀矣謀謂和不堅而復議之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為

魏從也從人而已非自約之則韓輕主卑矣補曰一本秦已善

韓必將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完之全秦是

公危矣今公與安成君韓為秦魏之和成固為福不

成亦為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適兩束之是韓為秦魏

之門戶也喻兩國由之是韓重而主尊矣安成君東重於

魏而西重於秦操右契左契待合而已而為公責德

於秦魏之王公仲制和為德於秦今責其報裂地而為諸侯公之事

也言當務此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服猶事以侯國為上

則相猶為下也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也後必相適

齊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

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喻齊魏割喻制之補

怒○姚計擇布錢作擇稀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

今字作令
字亦叶

公所謂成為福不成亦為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

身願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天

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危

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

隨之是韓以天下事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

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之計之猶是其於主也至

忠矣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

秦久與天下結怨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

釁釁也

公行之計是其於國也大也昔者周伐以

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太原榆次有梗陽鄉周啓以東周善

於秦而封於平原今公以韓善秦韓之重於兩周也

無先計而秦之爭機也在已之計無先於此在秦則為爭言欲之急機言不可失

萬於周之時今公以韓為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

為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

公之加務也

釐王襄王子元年報王二十年丙寅

韓咎太子咎即釐王立為君而未定也幾瑟伯嬰難之補曰韓襄王十二年公子

各公子幾瑟爭立楚圍雍氏次年魏襄王與齊閔王

會於韓立咎為太子此策必其爭立之時若既即位

則何未其弟在周周欲立車百乘而送之恐韓咎人

定之有韓之不立也其母恢曰不如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

以為戒所謂兵創補曰姚註云劉改因作曰不立則曰來効賊也得立者以

咎弟為賊正曰公仲公叔之用事仲先而叔後韓咎既立則公仲之權寵衰矣伯嬰幾瑟咎之爭立伯嬰

必先死鮑序次錯亂非是

五國約而攻秦趙惠文十三年此十楚王項襄正曰此懷王為

從長合齊趙韓魏燕及匈奴伐秦時事在懷王十一

年韓宣惠王十五年說見趙策○此策文見孔叢子以為子順之言其註謂魏公子為從長不能傷秦兵

先計謂不待先計而知韓之重於周也

能而留於成臯魏順謂沛元作市丘君太公世家曰君其長也

五國罷必攻沛丘註沛丘為具曰具丘屬清河絕遠恐非以償

兵費君資臣臣請為尹止天下之攻沛丘君曰善因

遣之魏順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不能傷

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何不卜交乎楚王

曰柰何魏順曰天下罷必攻沛丘以償兵費王令之

勿攻沛丘五國重王王當作四正曰是役本六國言五國重王則楚在外史年表等

書五國故因此稱五國此明是楚約從時事大事記改五作四遂以此策州誤李兌約五國伐秦之年亦

誤其曰合五國之衆一籌不書遂巡而却乃欲攻一小邑以償費楚王為從長不知諸侯與已之深淺始

欲卜交宜乎秦以折箠箠之此且聽王之言而不攻

沛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沛丘然則王之輕重

必明矣故楚王卜交而沛丘存補曰留成臯而將攻沛丘沛丘必韓地不

然則策當在楚不在韓

韓人攻宋齊記閔三十八年書韓為齊攻今從史定為此十年秦王昭大怒曰

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補曰正義引括地志云新城故城在宋州宋城縣界

陽晉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又見楚策韓珉與我交而攻我所甚愛何

也蘇代元作秦今從史為韓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為

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

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

以禱於秦也禱言以此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

從一橫此其說何也韓難知而代對曰天下固令韓

可知矣言非獨韓固已攻宋矣其西事秦以萬乘自

輔萬乘秦也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矣雖得宋地不能自安中國自

頭游敖之士敖出游也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鞶

鞶駕牛具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鞶

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者

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也晉楚合必伺韓秦伺亦圖也

小言之正韓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齊記

有韓字並作齊補曰趙策謂魏王曰韓珉處於趙去

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曰有秦陰五國伐秦無功蘇

代為齊王舉說奉陽君之辭曰天下爭秦秦內韓珉

於齊又云與韓氏大吏東勉齊王必無召珉而韓策

云韓珉相齊蓋韓珉為齊伐宋也首句不云韓攻宋

而云韓人疑人即珉之訛蘇代為燕反間勸齊伐宋

將以敝齊而為燕恐秦之敗其事故

游說以止之爾史記恐有所據當考

或謂韓王曰秦王昭欲出事於梁而欲攻降安邑韓

計將安出矣謂有齒秦之欲伐韓以東闚周室甚唯

寐忘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為山東大禍矣秦之

欲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痛之

以固交也

攻之深使之懲創不敢離秦補曰一本固欲病之姚同註云錢劉作痛

王不

察因欲中立

不助秦亦不救魏

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已必折

為秦用韓必舉矣願王熟慮之也不如急發重使之

趙梁約復為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西邊

非為此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秦之欲并

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

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

亡之也言志於亡之而已無擇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為存

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

如一者必皆亡矣

彪謂秦之大情此策陳之無餘蘊矣非蘇氏兄弟不能也說之者明

如此而聽之者藐藐豈天亡之邪蓋漢運將興而秦

為之鸚鵡也補曰大事記引此策自秦之止益也謂

論秦最得其情附見于赧王二十九年魏獻安邑之

後愚以齊趙燕策考之宜附赧王十六年說見齊策

秦伐魏陳軫合

三晉而東一章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

士也韓與魏敵倖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圭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靡茂視之正曰靡散也忙皮反補曰昭釐侯朝魏見魏策是魏敵矣諸侯

一篇雙開

惡魏必事韓是我俛元作免於一人之下而信平於萬

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

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

之韓弱於始之韓今之秦強於始之秦補曰孔叢子

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

之賢相也韓與魏敵倅之國而釐侯執珪見梁君者

非好卑而惡尊慮過而計失也與嚴敵為隣而動有

滅亡之憂獨動不能支二難故脩心以相從屈已以

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昭釐侯聽而行

之明君也今韓弱于始之韓魏弱于始之魏秦強于

始之秦而肯元人之舊好以區區之衆居二敵之間

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

遠是以虛名自累而不免近敵之困者也為主計者

莫如除小忿全大好也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

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郵所同之

患是不如吳越之舟人也韓王曰善按此文與策上

文畧同其下則異子順之言主除忿全好

策文主尊秦非子順意也並錄以俟考者

今秦有梁

君之心矣而王與諸臣不事為尊秦不以尊秦為事以定韓

者臣竊以為王之明為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莫

如申不害也昔者秦補穆公一勝於韓原晉記斃於原註晉韓

原後志在馮翊夏陽補曰左而霸西州猶言西方晉文公

一勝於城濮而定天子僖二十八年補曰此皆以一

勝立尊尊謂令成功名於天下令猶便正曰今秦數

世強矣大勝以十數小勝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

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諸侯不從其令然而春秋用兵

者非以求主尊成王於天下也言志於尊王而已昔先王之

攻有為名者有為實者為名者攻其心使之心服而已為實

者攻其形形在外者謂地與民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

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尸撫之徧至其家撫安之越王使大

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為臣女為妾身執禽禽鳥小贊也正曰執

禽鳥服役而隨諸御吳之執事者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

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請男為

臣女為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

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

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去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

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為猶

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為爾求火也東孟之會補曰姚及一本

自為一章恐非聶政陽堅堅政之副猶秦武陽正曰說見前刺相兼君許異

人感列元作哀下同侯而殪之感猶留侯躡漢王足蓋使之伴死補曰感一本作躡

字通說文躡也躡也立以為鄭君韓氏之眾無不聽令者則

許異為之先也是故列侯為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而

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列侯也補曰按列侯既裁則無終身相之事

以為列侯則又非陽堅為賊之事哀列今日補曰

二字訛舛不明且從本文讀之而已今日本日

曰鄭君不可得而為也為去聲謂感之正曰下文天

當如雖終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為云者豈不為過謀字

哉言無前日之難而可以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久相而日不為者過也

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諸侯之尊桓公也於合者

猶其尊襄王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為也雖為桓公然而補此吾弗為云者

豈不為過謀而不知尊哉此欲其韓氏之士數十萬尊秦

皆戴列侯以為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也諸侯

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無他

也知所尊今強國將有帝王之豐謂而以國先者此

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夫先與強國之

利強國能王則我必為之霸強國不能王則可以避

其兵使之無伐我補曰一本避然則強國事成則我

立帝而霸立言彼為帝強國之事不成猶之厚德我

也今與強國今謂強國之事成則有福不成則無患

然則先與強國者聖人之計也正曰此策時不可考

而已非善謀也為名為

實為爾為之先之為去聲

韓陽役於三川征伐之役而欲歸足強韓人為之說韓王曰

三川服矣王亦知之乎役且共貴公子謂陽等輩貴

言立之為君王於是召諸公子役於三川者而歸之正曰

可考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而見親秦為秦所親

然而正曰然而上以也句計之恐當作韓補曰計之非

之計謂見親於秦之計非金無以為親金無以也金以故賣美人美人之賈貴諸侯不能買

故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其金與

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疏秦美人怨

韓賣之

又知韓之情從是觀之韓之美人與金此兩其疏秦乃始

益明始下无衍於故客有說韓者曰不如止淫用淫

也以是為金而事秦是金必行而韓之疏秦不明美

人知內行者也謂國中故善為計者不見內行見顯

補曰見賢遍反張丑之合齊楚講於魏也謂韓公仲曰今公疾攻魏

之鄆元作運下同後志琅邪東莞魏急則必以地和

於齊楚故公不如勿攻也魏緩則必戰與齊戰勝攻

鄆而取之易矣楚之助韓可取鄆戰不勝則魏且內

楚則兵散又無齊

之內韓公仲曰諾張丑因謂齊楚曰韓已與魏矣與

講正曰公仲事以為不然則盍觀公仲之攻也公仲

不攻從丑齊楚恐魏合因講於魏而不害韓

謂韓相國公仲也正曰無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為

有臃腫也使善扁鵲而無臃腫也則人莫之為之也

無為今君以所事謂善平原君者為惡於秦也以見

秦故善之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也秦以平原

之而韓與之願公之熟計之也難之故惡

韓相公仲元衍珉使韓侈之秦請攻魏秦王昭說之

韓侈在唐晉陽註詩唐國公仲死韓侈謂秦王曰魏

之使者謂後相韓辰曰公必為魏罪韓侈韓辰曰不

可秦王仕之又與約事言約使者曰秦之仕韓侈也

以重公仲也今公仲死韓侈之秦秦必弗入補曰一

入字姚又奚為挾之以恨魏王昭乎韓辰患之將聽

之矣今主不召韓侈韓侈且伏於山中矣懼秦王曰

何意寡人如是之權也權猶變也始說侈而今不入

誤令安伏秦人正無考召韓侈而仕之補曰公仲珉策屢

珉不可曉公仲公仲侈此云公仲死後韓侈

云云則韓侈別是一人他又亦多難通疑缺

韓珉相齊令吏逐公疇豎齊人正曰無考又大元作怒於周之

留成陽君君本在齊為秦善之珉欲使之之秦過周周人留之故怒正曰成陽君韓人鮑於魏

策已言之今因此言韓珉相齊而怒之故又云君本在齊又因魏策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秦故生此說皆

非謂韓珉曰公以二人者為賢人也所入之國因用

之乎則不如其處小國謂周何也成陽君為秦去韓公

疇豎楚王項襄正曰無據善之今公因逐之二人者必入秦

楚必為公患且明公之不善於天下明猶顯示二大國惡之天下不

能善也天下之不善公者與欲有求於齊者且收之以

臨齊而市公

謂山陽君韓人曰秦封君以山陽兖州郡齊封君以莒齊

秦非重韓則賢君之行也今楚攻齊取莒上不交齊

次弗納於君弗使入莒是棘齊秦之威而輕韓也棘猶難也楚攻

齊而不納秦之所封山陽又韓人故云正曰棘義未詳詩傳多訓急楚攻以下本文自明其時不可考

山陽君因使之楚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於秦以告冠蓋相望秦不救補曰

改革陽事見魏策韓相國辰謂田苓曰事急願公雖疾為

宿之行田苓見穰侯穰侯曰韓急乎何故使公來田

苓對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為公之主使乎猶公

國也言冠蓋相望告微邑甚急公言未急何也田苓

其不任曰使韓急則將變矣穰侯曰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

兵救韓八日中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記二十三年

章張翠說同

韓氏逐向晉於周晉周人使周逐之正曰無據周使成恢為之謂

魏王安釐正曰無據時不可老曰周必寬而反之反謂王何不為

之先言是王有向晉於周也有言得其用魏王曰諾成恢

因為謂韓王曰逐向晉者韓也而還之者魏也豈如

道韓反之哉道猶由是魏有向晉於周而韓王失之也

不反之則然韓王曰善亦因請復之

張登中山人謂費縲韓人曰請令公子牟補曰一本牟作年姚同

謂韓王曰費縲西周讎之東周寶之此其家萬金王

何不名之以為三川之守是縲以三川與西周戒也

三川近西西讎之故縲有戒心必盡其家以事王西周惡之必効先

王之器以止王止韓勿便為守韓王必為之此下登言西周

聞之必解子之罪以止子之事守三川非縲之欲登云云解其罪耳正曰

韓釐王元年趙滅中山大事記載韓燕中山稱王在周顯王四十六年當宣惠王十年中山策有張登去

此時甚遠然此策本不可定為何王之世縲強附之

魏王安釐為九裏之盟九重謂王城欲城之先盟其盟

同說見後且復天子報四十二年馬犯請梁城周有復之

按周紀復之之文謂許梁以鼎事正義復一音扶又

反非謂復王○大事記按韓集子魏惠公為曰里之

盟將復立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云云戰國策

所載與此同但止言魏王而不言惠王以曰里為九

里以彭喜為房喜以鄭君為韓王所謂將復立天子

者是時七國既稱王不以周為天子也或者猶欲孟

子勸諸侯行王道何哉盟不知何年附載於真房喜

魏王魏惠王魏安能與小國立之策當屬惠王

王與大國弗聽此言韓魏安能與小國立之亦大國

桓惠王魏王元年報王與大國弗聽亦大國魏安能與小國立之

建信君趙人輕韓熙趙敖為謂建信君元作曰國形有

之而存無之而亡者魏也趙魏為鄰故不可無而從

者韓也欲為從今君之輕韓熙者交善楚魏也此為

君之交反善於楚魏也其收韓必重矣秦之志常反

本之交從則韓輕從則韓輕從必得韓而反輕橫則韓重最近

則無從輕矣韓以為輕秦出兵於三川則南

圍鄢蔡邵之道不通矣謂潁川鄢陵汝魏急上三邑

其救趙必緩矣秦舉兵破邯鄲皆近魏

趙必亡矣故君收韓可以無憂

